

敦煌史地雜考

閻文儒

這篇短文是一九四五年我從河西考古回來寫成的，原題爲『河西散記』。凡是走過的地方，都記入文內。這次敦煌文物展覽，刊印專集，囑寫敦煌歷史地理，特將這篇舊稿找出，把瓜、沙地區歷史上的遺蹟，曾經調查過的，都提檢出來，湊在一起，叫做『敦煌史地雜考』。至於陽關，因有向覺明師及勞貞一先生的『兩關遺址考』。莫高窟的歷史，向覺明師另有專文付印，所以本文皆從略。出嘉峪關到安西城，雖然不在敦煌範圍內，但是爲介紹關外地理的沿革，也就附入文內。

文儒補記於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考古室 一九五一，二，二十八。

(一) 敦煌故城

敦煌縣城在黨河東，故城在黨河西，相隔約半里。城垣已圯，遺址尙存，東西長近二里，南北僅見殘垣數段。至于新城，據清常鈞敦煌雜鈔卷二沙州衛條云：

沙州之西，本有故城，即漢敦煌郡治。經黨水北衝，圯其東西。雍正三年（公元一七二五），故城東，另築衛城，周圍三里三分，開東西南三門。

道光時，知敦煌縣事蘇履吉纂修敦煌縣志卷三建置志云：

縣城週圍三里三分零，計長六百丈。……雍正三年建。

是衛城與縣城，即今日之敦煌城。至河西故城建於何時，則不可考。常鈞所記之故城，應爲舊敦煌城。敦煌雜鈔卷二沙州衛條云：

……明永樂初，置沙州衛，以酋長困即來爲指揮使，賜諸印。正德十年（公元一五一五），爲哈密瓦剌二部侵，逼走附塞下。正統中，沙州久爲罕東指揮班麻思結駐牧，困即來子喃哥，謀奔瓦剌，甘肅鎮將任禮帥兵收其全部，入塞居之甘州。時土魯番侵據哈密，班麻思結孫只克，請自立一衛與相抗，遂於沙州故城，立罕東左衛。

又肅州志沙州衛志云：

今按沙州舊城，即古敦煌郡治也。今在沙州之西，堦垣基址猶存。以黨水北衝，城垣東圯；故今敦煌縣城，築於舊城之東。（敦煌縣志同）

據以上諸記，知舊城廢毀，距今不遠。明正統中，沙州爲罕東指揮班麻思結所佔；惟以土魯番作亂，其孫只克，乃自請別立罕東左衛於沙州故城，以與相抗。是班麻思結雖居沙州境內，罕東左衛，則居沙州故城。沙州地域，因明時會長久放棄，清初又改建新城，因而沿革關係，糺纏不清。於是論漢之敦煌城，唐之沙州故城者，莫衷一是。說者多依舊志，距三危山里數而臆測之。括地志，元和郡縣圖志，俱載沙州距三危山三十里。敦煌錄及莫高窟第一五六號窟外北壁之莫高窟記，俱載莫高窟去州城二十五里。予意漢之敦煌郡城，即唐之沙州城，宜依舊志所說，在今廢城內。今城爲雍正三年所建，漢唐間之敦煌城，雖未明記在黨河以西，然以石室本沙州圖經所記之山川言之，似在黨河之西。其所記沙州城，黨河條云：

其水（指甘泉，甘泉即黨河）東北流四十里，至沙州城，分派灌溉，北流者名北府，東流者名東

河水，東南流者二道，一名神農渠，一名陽開渠，州西北，又分渠名都鄉渠，又從馬圈口分一渠，於州西北流，名宜秋渠。州城四面水渠側，流觴曲水，花草菓園，豪族土流，家家自足。

可見黨河入敦煌，由馬圈口以下，大分渠道，如以沮渠蒙遜攻李恂事觀之，敦煌似應在黨河之西，晉書卷八十七涼武昭王傳云：

郡人（敦煌郡人）宋承、張弘，以恂（李恂）在郡有惠政，密信招恂，恂率數十騎，入於敦煌。元緒奔涼興，宋承等推恂為冠軍大將軍涼州刺史。蒙遜遣世子德政，率衆攻恂；恂閉門不戰，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，三面起堤，以水灌城。恂遣壯士一千，連版為橋，潛欲決堤，蒙遜勒兵逆戰，屠其城。（十六國春秋與此同）

又沙州圖經云：

一所故堤高三丈，闊三丈五尺，右州東北一百二十步。按十六國春秋……五年（嘉興）春，蒙遜率衆二萬攻敦煌，遣恂書，諭以興亡之運，恂不答。二月三面起堤，以水灌城，恂使壯士千人，連板為橋，潛欲決堤，悉為蒙遜所擒。將佐等勸恂曰：今日水彌盛，東軍來者相繼，雖有熊武之士，決戰無所，宜遣使降，因以擊之。恂遣使請降，遜不許。左長史宋承義，武衛將軍張弘等，開門降遜，恂自殺。其堤多毀滅，唯東面北面，其址步存。

沮渠蒙遜由東來，作三面堤以灌城，若非大水何以爲功，堤既在州東北一百二十步，則此水必在州城東。如按沙州圖經所記之七所渠推之，甘泉主流，亦在州東，圖經云：

宜秋渠 右源在州西南二十里，引甘泉水兩岸修堰。孟授渠 右據西涼錄，敦煌太守趙郡孟敏於州西南十八里，於甘泉都鄉斗門上開渠溉田，百姓蒙賴，因以爲號。陽開渠 右源在州南十里引甘泉。都鄉渠 右源在州西南一十八里，甘泉水馬圈堰下流，造堰擁水。北府渠 右源在

州東三里，甘泉上中河，斗門爲其渠，北地下。三丈渠 右源在州東三里甘泉水上。陰安渠 右在州西南六里甘泉水上。

以七渠之源觀之，宜秋、孟授、都鄉三渠，俱源於州城西南二十里左右。陽開渠源在州南十里。陰安渠源在州西南六里。北府、三丈二渠，最下流，則源於州東三里。可知甘泉水，係由馬圈口而下向北流，偏東，距州城之半，開斗門分出三渠，至城南十里又分出一渠，再北六里又分一渠；然後東北流，逕州城東更分二渠。是甘泉之正流，應從西南來至州城南，向東北流。故沙州圖經一所壕澆水條云：

闊四十五尺，深九尺，壕繞城四面。右其壕西南角，有一大泉，分爲兩道，一流繞城四面周匝，至東北隅合流出，去城七里，投入大河。

大河卽黨河。一所壕澆水，由城東北，流入大河，則大河應在敦煌城東。至高居壽使于闐記所云：「刺史曹元深郊迎，問使者天子起居後，卽西渡都鄉河至陽關」者，乃因當時沙州城西，以都鄉渠爲最大，故只記過都鄉至陽關也。都鄉河非黨河，向師覺明「西征小記」已辨之矣。

唐以前敦煌城位置，似俱在黨河西，已如上述。而唐之沙州城，卽漢之敦煌郡城，亦可於沙州圖經中證之。圖經云：

嘉納堂 圖讞所志，其堂毀除，其階尙存。其他在子城東北羅城中，今爲劬毅府。

謙德堂 右按西涼錄，王李嵩建以聽政，其堂在子城中，恭德殿南，今並除毀。

是西涼時敦煌城之子城，唐時仍未拆毀，則唐沙州城址與西涼時敦煌郡城址，必爲一也。

尤有進者，鳴沙山在今敦煌城南五里，中有月牙泉，五月五日敦煌士女，俱在此處滑沙，云可去災。古地志所記距州城里數，有七里、十里之別。據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敦煌縣條云：

鳴沙山一名神沙山，在縣南七里。……有一泉水，名曰沙井，縣廢古今，沙漠不滿，水極甘美。又石室本沙州城土鏡云：

鳴沙山州南七里。

高居誨使于闐記云：

瓜州南十里鳴沙山，云冬夏殷殷，有聲如雷，云禹貢流沙也。

今敦煌城距鳴沙山，約五里，如以廢城址計之，應有七里之數。則石室本及元和志所說較可靠。至高居誨十里之說，或係指月牙泉南之大沙山而言，因敦煌錄所記鳴沙山之里數，亦云十里；然其下云：『其山東西八十里，南北四十里』。今日鳴沙山南之大沙山，西至黨河口，其間距離，恰相符合。

宋皇祐以後，沙州沒入西夏，漢人記載遂渺。元至元十四年（公元一二七七），復置瓜州，屬沙州路，雖入版圖，而無事蹟。明置沙州衛，則有文獻可據。其後設罕東衛，及罕東左衛。罕東衛遊牧敦煌境內，左衛則駐於今日敦煌廢城中，於是對敦煌城址，遂約略可考。

按明罕東左衛所駐之沙州故城，即今之廢城。因自正德十年，爲哈密瓦刺二部所侵，沙州指揮使入塞後，沙州久爲罕東指揮班麻思結所駐牧，然班麻思結並未駐沙州城中。常鈞敦煌雜鈔云：『罕東衛在赤斤蒙古西南，本漢敦煌郡地』。大清一統志安西直隸州條云：『罕東衛在敦煌縣東南』，是罕東衛不在沙州城中也明矣。及班麻思結之孫只克，欲與吐魯番相抗，乃請別立爲罕東左衛於沙州城中，即今日之廢城。及清雍正元年立沙州所，後遂正式入版圖。三年因水圯東面，乃於故城東，另築衛城，即今敦煌城也。

以上推論，係按文獻記載，與敦煌舊城址而言，若求最後結論，惟有俟異日之發掘。

(二) 西千佛洞

過舊城西南行二十里，至新岷州村（按敦煌自明正德後，爲土魯番佔領，漢人內徙。及清世宗雍正三年設衛建城，乃移民實邊，從某州徙來者即名其村曰某州。）村中王家有道光中知縣事蘇履吉離縣時所書對聯云：『八載宦情如作客，六隅民命總歸農。』蘇君自道光甲申（一八二四）作牧敦煌，辛卯（一八三一）卸職，前後八載，故曰八載宦情也。『六隅』據敦煌縣志卷二地理志田賦條云：

東南隅田五百三十分。……分配戶民一十三坊：清遠坊、真寧坊……中南隅田三百一分五厘。……配戶民六坊：古浪坊、武威坊……西南隅田三百六十一分五厘。……配戶民七坊：平番坊、肅州坊……東北隅田二百八十八分。……配戶民六坊：岷州坊、伏羌坊……中北隅田五百一十一分五厘。……配戶民一十三坊：隴西坊、階州坊……西北隅田四百五十五分五厘。……配戶民一十二坊：狄道坊、平涼坊……。

六隅共戶二千四百四十八，每隅設農長一名，鄉約一名，各管一隅之事。隅內每一坊設坊長一名，每十戶立甲長一名，各司其事，如古代之鄉官。至六隅主人，則爲農民，故曰：『六隅民命總歸農』也。

下午由王家乘騎西南行，十餘里近沙山山麓。黨河經而東流，逾通渭渠，入戈壁。戈壁高於地面者十餘丈。由此西行，北望沙棗墩，歷歷在目，南遙飄沙山，峯巒危峭，脊背如利刃，乘騎狂奔，馳驅於浩瀚無垠之沙磧中亦不覺天地之大也。行近三十里，至石俄博，遂稍憩，與夏先生作銘，下騎觀覽。所謂石俄博者，即以石累成之石堆，高數十尺，東面有階級可登，頂則無物。『俄博』爲蒙古語，蓋亦叢社之類。陶葆廉辛卯侍行記卷五，記由敦煌至陽關路云：

漢陽關路，敦煌西南行七十里至石俄卡，七十里南湖，即陽關。

清時爲卡汛，敦煌縣志卷三建置志塘汛條云：

沙州營屬西路，墩汛四處：沙棗墩汛，距本城三十里；石峨博卡汛，距本城五十里；黨河口卡

汛，距本城八十里；巴彥布喇墩汛，距本城一百二十里。

夏作銘先生云：此地或即漢之破羌亭。石室本壽昌縣地境云：

破羌亭 縣東六十五里，前漢破羌將軍辛武賢敗破羌戎訖，於此築亭，故號破羌亭。

又石室本後漢乾祐六年沙州城土鏡云：

破羌亭，縣（壽昌縣）東六十五里。

又石室本斯坦因編號七八八沙州殘志云：

破羌亭縣東六十五里，云漢破羌將軍辛武賢，破羌戎於此，築亭故曰破羌。（沙州都督府圖經與

此同，不贅引。）

按羌人居南山中，出谷與漢人鬥，辛武賢破之，爲彰其功，故建破羌亭。諸志俱云：在壽昌縣東六十五里，縣城東去州一百二十里，至此六十五里，尙餘五十五里。今敦煌縣志云：石峨博去城五十里，似與此相近，則石峨博可能即漢破羌亭遺址。

過此不及五里腰店子，凡由敦煌城去南湖，俱於此爲休息站，或止宿，或人馬進中餐。至此即近黨河，河床在地面下數丈，水流淙淙，聲激於耳。再行三里至西千佛洞，洞鑿於黨河河道之北崖，崖上即戈壁，上有二塔，若莫高窟大泉東三危山下之塔形。今已圯毀，沙崖爲風雨所剝蝕，溝壑累累，予等遂下騎牽馬，由便道下崖，至西千佛洞。

西千佛洞創鑿年月，已無從考知，惟有北魏所鑿數洞可據。巴黎藏石室本，又一沙州都督府圖經

有記佛龕之文，或即指此，文云：

右在縣（壽昌縣）東六十里，耆舊圖云：漢（闕）佛龕，百姓漸更修營。

以西千佛洞，距石峨博之里數較之，則距壽昌城亦應近六十里。若然，則西千佛洞之創鑿，最晚應與莫高窟同時。

西千佛洞所鑿石窟，今存者不及二十，張大千氏編號僅及十六。

第一窟第二窟：因無長梯，未能攀登。

第三窟：洞形格式若唐時造，佛像爲近代所塑。壁畫則係宋畫，門內楣上有發願文，朱底墨書，已不可辨。門外楣上之畫，有初唐風，東西二耳洞，亦有宋畫，惟無塑像。

第四窟：魏造，洞內有中心方柱，上連窟頂，四面作龕，內各塑一佛像，及二菩薩像。四壁畫賢劫千佛圖，佛座下有男女供養人像，題記已不可辨。

第五窟：魏造，中有佛龕，龕下畫供養人，四壁畫賢劫千佛，西壁中有涅槃圖。北壁有多寶佛與釋迦對坐圖。向師云：中心座，東面座下有發願文，匆匆昏黑未及見。

第六窟：魏造，門已圯，佛龕前窟頂上凸起，若起脊之屋。莫高窟魏隋洞，作此形者頗多。後壁畫有佛涅槃圖，四壁畫賢劫千佛。佛龕東西二面，亦畫千佛，惟東面近北邊緣畫佛像一，似爲元人畫。東壁下供養人，有着長衫者，有被披巾者，有着斗篷者。又畫有車馬諸形像。車轆頗長，上有支柱，想係爲圍席而蔽日者，北朝車服制度，由此可見一斑。又南壁東半壁，畫有一佛二菩薩像，下畫九供養人，俱冠折角幘頭，唐人裝束。左邊有題記云：『如意元璽五卍……』（以下文字爲人剝落）中有發願文不可辨識。

第七窟：魏造，有中心方柱，窟前部已崩頽，尙有殘餘之千佛畫像，及供養人畫像。

第八窟：魏造，塑像已毀，中心柱尚在，龕前頂上凸起，若起脊之房屋。四壁畫賢劫千佛及供養人，門左右畫二菩薩。

第九窟：洞頂形與第八窟同，中心柱作佛龕，龕內塑一佛像，二菩薩像。東壁一佛像，尙完整。後壁宋人畫七佛圖，南壁畫佛本生故事，尙有題文可辨，匆匆未及紀錄。

第十窟、第十一窟：窟門及前部均崩圮，與其他諸窟不通，又無閣道，非用長梯扶上不能登覽；而十一窟下，爲黨河急注下轉灣處，水流湍急，卽有長梯，亦難於攀登。

第十二窟、第十三窟：俱完整，有小門可入。惟在崖腹中，與十窟十一窟同，亦難攀登。

第十四窟：完全崩圮。

第十五窟：前半已圮，中塑佛像，兩壁繪經變畫。蓮座後，壁畫作條幅形，與莫高窟晚唐壁畫作風同。

第十六窟：兩壁下小平台上塑多數小佛。壁上畫千佛，亦晚唐洞。再東近里許，有小洞，若莫高窟最北无洞附近之崖墓，惟門已堵塞，無暇一掘。

(三) 唐壽昌縣遺址及南湖

由西千佛洞，西行五里黨河口，黨河由南來，至沙山，冲一闕口，由此流出，河床入地近二十公尺。兩岸削崖壁立，西千佛洞卽沿河岸鑿成之洞窟。由此山脊，南望黨河，行戈壁中，屈曲如白練，如衣帶，誠塞外之奇觀。闕口之西，山脊有烽墩，以石築成，中有柱，每層以葦隔之，高六七公尺。墩西有小廢屋，爲居人遺跡。沙州圖經，記甘泉水，有過山闕烽之文云：

上缺多野馬 中缺狼蟲豹窟穴，其中缺里至子亭鎮西三 中缺約九字 烽，又西北流六十里至山闕

烽，水東卽是鳴沙山中略其水西有石山，亦無草木。又東北流八十里、百姓造大堰，號爲馬圈口。

山關烽旣在鳴沙山西，則此墩必卽唐烽，清時亦於此設卡汎。敦煌縣誌亦載有黨河口卡汎之文。黨河出口，沿山麓東行，至馬圈口始北流。關口以東，山被流沙，脊如利刃，關口以西，山上無流沙，危石聳立，不育草木，與沙州圖經所記正同。

由黨河口而西，有以沙石堆成，高不及二三尺，寬不及丈之長牆一道。西迄北工墩，近三十里，土人所謂風牆者是也。沿牆而行，戈壁中流沙累累，紅柳叢生沙上，若小丘然。北工墩，墩高八公尺七公寸，墩底四周各十二公尺，墩頂寬長各八公尺二寸。墩爲板築，中間雜以葦草，旁露椽頭，殘毀處有以土坯補築者。其東北十四公尺四公寸處，有塔形之佛堂一所，南半已圯，僅餘北半。圍牆尙有壁畫，惜模糊不可辨。頂之四隅俱凹入，各畫天王像，若干佛洞中曹氏時代所鑿之洞窟。外垣毀敗，只餘斷壁而已。垣外東南角，地下馬糞，積累頗厚，或係當年之馬圈。佛堂之構造形式，係晚唐五代時建築。墩之形式及構造，與漢烽墩相同，因漢長城烽墩，多爲板築，中雜以葦草者。（案：唐代烽墩，若雙塔堡以西沿南山之墩台，俱以純土堆成，不雜以葦）此或係漢代所築烽墩，歷代俱有補修，因有人居，故有馬糞，可爲駐軍之確證。

西行一里餘山水溝，溝水清徹，兩岸紅柳叢生，由此而南十餘里，可至山水溝下溝。由敦煌城赴南湖，有南北二路，北路至北工墩。南路至山水溝下溝南工墩。南工墩亦稱雙墩子，因有二墩故名雙墩子，並非烽墩，乃墓道前之雙闕（按：以在敦煌沙山所發掘之唐墓經驗，埜地前，圍牆之門，有土墩二，立於左右側，卽土闕是也。此雙墩兩側，有低不及一尺之石圍牆，形式與沙山者同，當係雙闕，而非烽墩。）卽埜地門也。內有二墓，墓直徑三十餘英尺，墓道長七十餘英尺。英人斯坦因氏，

曾於墓頂兩側掘二溝，及戈壁石而止。蓋未由墓道掘入，當無法掘及墓室。下溝今已無水，僅有河床遺跡，惟山水溝在北工墩以北，溝水頗大，兩岸水草豐美，蘆葦芻茂，或即各沙州地志所記之大澤。按敦煌某氏藏石室本壽昌縣地境云：

大澤縣東七里，水草滋茂，牧放六畜，並在其中。

又石室本漢乾祐六年沙州地志殘卷云：

大澤縣東七里。

又巴黎藏殘沙州都督府圖經云：

大澤東四十里，南北十五里，右在縣南七里，水草滋茂，百姓牧放，並在其中。

今南湖壽昌廢城之南七里至十里處，爲營盤村，村南有大湖爲黃水壩，想係各志中所記之壽昌海。

再由山水溝西行，沙丘累累，七八里至壽昌廢城，里數與地志同，故予意山水溝，卽唐之大澤。由山水溝而西，入平地，間有沙丘，地面時有陶片碎木等遺物，或係壽昌縣附近居民之遺址，鄉人亦稱古董灘。七八里至壽昌殘城，老鄉稱之曰「陽關城」，東西北三面城垣尙未盡圮，城中北面沙丘堆積，高與城齊，其中成數沙嶺。東北角有被掘之痕跡，並有碎磚瓦，散擲地上，傳爲英人斯坦因氏所掘者。西南角有倒置石碑一，碑高一公尺八公分七分，寬八公分八分，厚二公分。上刻有「古陽關」三大字，右刻「欽命二品頂戴甘肅兵備道嘉峪關監督和爾寶額書」。左刻「賜進士出身花翎同知銜，知敦煌縣事前吏部主政汪宗瀚敬立」。上額刻「光緒乙巳春。」（光緒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）按壽昌縣，唐置，隸沙州敦煌郡。元和郡縣圖志卷第四十沙州條云：

壽昌縣（中下東至州一百五里，）本漢龍勒縣，因山爲名，屬敦煌郡。周武帝省入鳴沙縣，大業十一年於城內置龍勒府。武德二年，改置壽昌，因縣南壽昌澤爲名也。

新唐書卷四十一地理志沙州敦煌郡條云：

沙州敦煌郡下都督府 縣二有府三曰：龍勒、效穀、縣泉。敦煌、壽昌。

下武德二年析敦煌置，永徽元年省，乾封二年復置。開元二十六年又省，後復置，治漢龍勒城。西有陽關，西北有五門關，有雲雨山。

汪宗瀚立石刻書曰『古陽關』，因未細加考訂，只以俗稱陽關，故銘之曰『古陽關』。實則漢陽關在此城之西。至去州里數，元和志云：『東至州一百五里』。太平寰宇記云：『壽昌距敦煌一百五十里』。大清一統誌云：『古陽關在敦煌縣西南一百三十里』。陶葆廉辛卯侍行記云：『漢陽關路，敦煌西南行七十里石俄下，七十里南湖即陽關』。各書所記里數俱不同。勞貞一先生兩關遺址考云：『南湖的破城、相傳是壽昌城。按寰宇記壽昌距敦煌一百五十里。』(元和志作一百五里脫一『十』字)徐松西域水道記認為南湖距敦煌一百五十里，故南湖廢址，即是壽昌城。清一統志和辛卯侍行記的說法也一樣。

各書記載之里數不同，勞先生更認為元和志脫一『十』字，應按寰宇記所記之百五十里為標準。則南湖破城應當為壽昌城無疑。惟勞先生之說，似可商榷者。即壽昌縣去州里數，除寰宇記外，多數為一百二十里上下，即使寰宇記脫一『十』字，亦應為百十五里，不應為百五十里。因石室本各沙州地志，俱記為百廿里。石室本壽昌縣地境云：

西北去州一百二十里。

又英京藏石室本殘沙州地志(斯氏編號七八八)云：

壽昌縣下東北去州一百二十里，公廩一百九十五千，戶三百五十九鄉。

又後漢乾祐六年沙州地志殘卷亦云：

壽昌縣西北去州一百廿里。

石室本地志所記里數俱相同。鄉人云：由敦煌城至南湖一百四十里。陶葆廉所記，即據此也。若以予經歷言之，由敦煌至新岷州村二十里，再十里入戈壁，由戈壁起始處，至石峽博，應有三十五里。石峽博若爲破羌亭，各地志俱云，去壽昌縣六十五里，則壽昌去州，應爲一百三十里上下。今鄉人云，南湖去城一百四十里，今由壽昌城至南湖村，尙有六七里之路程，則石室本諸志之說，百廿里，似覺可靠。惟戈壁上無一定路線，遠近之差，百里中豈只十數里，故地志互有出入也。若必確言其里數，想石室本，爲沙州人所記，壽昌縣地境，卽州學博士霍奉達撰。則居斯食斯，自較傳聞者爲確也。又壽昌縣地境云：

龍堆泉縣南五里。

沙州城土鏡及沙州都督府圖經，俱從此說。今南湖破城南之新工壩、大溝等湖水，距城近五里，或卽龍堆泉也。營盤莊南之黃水壩，湖水汪洋，距破城近十里，或卽石室本各地志中之壽昌海也。

至汪宗瀚所立之古陽關碑，予第二次與夏先生至陽關時，曾將該石碑掀起，背面刻水波紋，其下之橫欄，有丁字紋。左右周邊刻花紋，內中文字鏤去，惟第二行有「沙州事徵」四字，尙可辨，不知是否爲唐代之石刻。

壽昌舊城之西南，地勢陷落，內有湖水，南北長里餘，中隔以堤，分成四湖，東北湖引出之水，沿湖東北岸西流，曰北工壩，亦曰上工壩。次者引出之水，沿西南岸流出，曰南工壩，亦曰下工壩。再次者引出之水，亦沿西南岸流出，曰新工壩。極西南之湖水西流，曰大溝，西流出紅山口，至水尾而沒。其南近七八里，有大澤，今日草湖流出之水，東北行，曰黃水壩。西又有西頭溝渠，由西山流出，亦可溉田。據鄉人云：北工壩可溉田九百畝，南工壩亦溉田九百畝，新工壩可溉田二百畝，大溝

出紅山口至水尾，亦可溉田二百畝，西頭溝可溉田六百畝，黃水壩可溉田一千二百畝。共可溉田四千畝。惟黃水壩由甘肅省水利林牧公司築堤，堤成即可溉田四千畝。南湖四周俱沙漠，惟此地湖水汪洋，渠道四出，每莊門前，渠水清澈，可稱是：『家家泉水，戶戶垂楊』。

村西有古董灘，亦曰古董灘。四周俱爲流沙，中有沙樑數起。沙樑之間，爲風所吹，時有銅鐵碎片，五銖錢，陶片等物發現。遊人至此偶有所拾，故曰古董灘。十一月十二日，予第二次至南湖，再遊古董灘，除拾碎鐵片外，又得繩紋及刀削紋碎陶片，半五銖錢，及若敦煌戈壁所發掘六朝翟宗盈墓頂掘出之小剪輪五銖錢。又於灘中距陽關堡西向約七十公尺處，露一頭骨，遂下掘，距地面約三公尺，即得一完整人骨架。骨架長一公尺八寸，惜無一殉葬物。其南又露一人架，因無殉葬物，故未繼續發掘。西有巨石一塊，鄉人呼之曰石棺，長二公尺、寬八公分、高露地面者三公分。鄉人云：地面下高與人齊，若係石棺，當爲倒置者。西去二里許，爲西頭溝，溝深數丈，水由溝中流，北至水尾而止。

由古董灘而北，里餘至紅山口，紅山口左右皆山，並皆紅崖，故曰紅山。山口有大溝水流出，西南至水尾而沒，西有廟曰佛爺廟，廟中有木匾，記重建事云：『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季秋月中浣告白：龍頭山陽關口舊有大佛殿一座，廟貌莊嚴，神靈赫耀。於光緒十四年八月間，興工建修娘娘廟土地祠二處，廂房二間。莊塑神像，十七年九月將工告竣。』廟中有鐘二，一道光六年造，一嘉慶十七年造。由光緒十七年之木匾記事，知此山又名龍頭山也。又山口西半里，山巔有土墩一，墩高五公尺五公分，墩底東西長六公尺五寸，南北長八公尺九寸。以土坯築成，每五公分五分，雜以葦草，並有木椽，土坯顏色較紅，與北工墩大致相似，或爲漢時之烽墩，後代補建者。至陽關遺址，有云，在古董灘，又有云，在紅山口者。

(四) 渥洼水

渥洼水即今南湖之黃水堤，相傳漢武帝時出天馬處。漢書孝武本紀元鼎四年條云：

秋馬生渥洼水中。注云：『李斐曰：南陽新野有暴利長，當武帝時遭刑，屯田敦煌界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，中有奇異者，與凡馬異，來飲此水。利長先作土人，持勒入鞞於水旁，後馬玩習久之，代土人持勒鞞，收得其馬獻之，欲神異此馬，云從水中出』。

又禮樂志郊歌十九章之天馬，即爲馬生渥洼水中而作。

渥洼水在南湖，古地志，已有記載。據壽昌縣地境云：

壽昌海源出縣南十里，方圓一里，深淺不測，即渥洼水也，利長得天馬之所。

由此可知，渥洼池即壽昌海，在壽昌縣南十里。又一巴黎藏石室本沙州都督府圖經殘卷（案：此圖經爲王友三先生在巴黎時抄出者）云：

壽昌海右在壽昌縣東南十里，去州一百二十里。方圓可一里，深淺不測，地多蘆花。其水分流二道：一道入壽昌縣南溉田，一道向壽昌東溉田，舊名渥洼水。

又光啓元年之沙州都督府圖經云：

……注（案此殘字，應是『注』字）水，屈曲周迴一里餘，深淺不測，漢得天馬處也。

沙州城土鏡云：

壽昌縣……壽昌海，縣南十里，方圓一里。

可知渥洼水即壽昌海，在壽昌縣之南，壽昌縣即今南湖之破城子。黃水堤之位置，距破城子近十里，當即古地志中之壽昌海，亦即漢之渥洼水也。今敦煌城南，鳴沙山下月牙泉，寺院廊廡下，嵌有木

碑，刻「漢渥洼池」四字者誤也。

(五) 黨河與三危山

黨河卽漢之氐置水。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條云：

氐置水出南羌中，東北入澤溉民田。

唐時改名甘泉。據敦煌錄云：

近南有甘泉自沙山南，其上源出大雪山，於西南壽昌縣入敦煌，以其有沃潤之功，俗號甘泉。

又沙州圖經記黨河條云：

……其(缺)里至子亭鎮西三(缺)烽。又西北流六十里至山關烽，水東卽是鳴沙流山，……又東北流八十里，百姓造大堰，號爲馬圈口。其堰南北一百五十步，闊二十步，高二丈，總開五門，分水以灌田園。荷鍤成雲，決渠降雨，其腴如涇，其濁如河。加以節氣少雨，山谷多雪。立夏之後，山暖雪霽，雪水入河，朝減夕漲。其水又東北流四十里，至沙州城，分派灌溉：北流者名北府，東流者名東河水，東南流者二道：一名神農渠，一名陽開渠。州西北，又分一渠，名都鄉渠。又從馬圈口分一渠於州西北流，名宜秋渠。州城四面，水渠側，流觴曲水，花草菓園，豪族土流，家家自足。土不生棘，鳥則無鴉，五穀皆饒，唯無稻黍。其水溉田卽盡，更無流派。

黨河源流，清乾隆五年，安西觀察副使常鈞氏，會委安西同知李治邦，窮源溯流，細加勘察，往返五十餘日。據常氏敦煌隨筆，記查勘黨河源流條云：

黨河遠源在希喇爾津之東南雪山內，分注三溝，匯成一處，至八汗撤喇汗津溝之下，卽入沙石。中隔郭壁，約長三十餘里，至茭茭台之東，從平地沙積中滲出，極其微細，應以茭茭台爲黨河

之近源。由西下流，至額兒得尼布喇大泉，匯合獨山子一帶泉水，及南北兩岸海子、擦汗洮河、清水溝、臘牌溝等水，愈流愈大，俱入黨河。至沙州七百三十里，分爲五渠，澆灌戶民地畝，此黨河源流之大槩也。

予至敦煌，有永寧鄉人雷仁者，告予曰：彼曾去青海金廠掏金，過馬連河，即見黃河。河水於戈壁中忽滲入地下；順其方向，行一日程，又見黃河由戈壁中流出。其水淙淙，聲如牛吼；然後汪洋直下，不知與李同知所勘查者，是否爲一。惟河水出崑崙，『重源潛發』，山海經，漢書西域傳，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等書俱云：河自蒲昌潛行地下，南出積石。昔頗疑之，今履其地，方識戈壁中確有此種漏隙處，先賢所云不誣也。

三危山在敦煌城東南三十里，係玉門系老年期山，風雨剝蝕，撼之即可頽下，故曰危也。括地志云：

三危山有三峯，故曰三危，俗亦名卑羽山。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。

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四云：
三危山在縣（敦煌縣）南三十里，山有三峯，故曰三危。尙書竄三苗於三危，即此山也。

又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十三云：
三危山其山有三峯，故曰三危，俗亦名曰昇雨山，在縣東南二十里。

按三危山是否爲竄三苗之地，今姑不論，要其爲敦煌望山，當屬無疑。此山系由安西雙塔堡而西，蜿蜒數百里，經小灣，瓜州口，直至莫高窟東。其山無草木，遠望之有黯紅色者，有黝黑色者，俱成碎塊。如以手攀之，則立即頽下。去歲，向師覺明，夏公作銘與予由莫高窟東登三危山。予因幼長山中，習於登高，勇敢猛進，手爲碎石切破者數處，無怪乎古人以三危名之也。

(六) 鳴沙山與流沙

鳴沙山指敦煌城南五里之沙山而言，其南有大沙山，東起敦煌之莫高窟，西至敦煌西南黨河口。此一段中，遠逾百里，其基卽三危山。上被流沙，隨風移動。亦有純爲流沙者，爲陵爲谷，如孤松聳立，如虬龍蜿蜒；而其山脊則俱如刀削之峭壁。沙州圖經記云：

其山流動無定（缺）山不恆，俄然深谷爲陵，高崖爲谷，或峯危似削，孤岫如畫，夕疑無地，朝已干霄。至黨河口之西，莫高窟之東，雖有流沙，不被於山上。

至所以稱鳴沙山者，以其沙能鳴，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敦煌縣條云：

鳴沙山一名神沙山，在縣南七里。今按其山積沙爲之，峯巒危峭，踰於石山，四面皆爲沙壠，背有如刀刃，人登之卽鳴，隨足頽落，經宿吹風，輒復如舊。有一泉水，名曰沙井，繇歷古今，沙壠不滿，水極甘美。

又敦煌錄云：

鳴沙山去州十里，其山東西八十里，南北四十里，高處五百尺，悉純沙聚起。此山神異，峯如削成，其間有井，沙不能蔽，盛夏自鳴，人馬踐之，聲振數十里。風俗，端午日，城中子女皆躋高峯，一齊蹙下，其沙聲吼如雷。至曉看之，峭嶒如舊。古號鳴沙神沙而祠焉。

又沙州城土鏡云：

鳴沙山，州南七里。

今日由敦煌城出南門，南行四里入戈壁，里許至沙山諸莊，再行入鳴沙山，有泉水清冽而甘，廣約十畝，形如殘月。故曰：『月牙泉』。若黨河西廢城爲唐沙州城，則所距離七里較爲正確。十里之

說，當指大沙山而言。今月牙泉有道人住持，院宇輝煌，梵刹多棟，更有廳廊臨泉側，專供遊人休息飲茶。端午節遊人麇集，尙沿舊俗滑沙，惟聲沙有聲，並未聞如雷鳴。鄉人云：端午滑沙，可去百病。予特試之，沙隨足頽落，然千百年中，泉水亦未爲所掩。蓋滑下之沙，隨風浮流，終不至填滿泉水，非有何神異。至所謂盛夏自鳴，聲振數十里者，無稽之談也。

流沙乃戈壁中極細之沙，塞外多風，隨之浮盪，遇有障礙，則停而不流，積多卽成沙山。禹貢云：

導弱水至于合黎，餘波入於流沙。

又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張掖縣條云：

居延海在縣東北一千六百里，卽居延澤。古文以爲流沙者，風吹流行，故曰流沙。

又後周書西域傳云：

鄯善西北，有流沙數百里，夏日有熱氣，爲行旅之患。風之欲至，惟老駝知之，卽鳴而聚立，埋其口鼻於沙中，每以爲候，亦卽將氈擁蔽鼻口。其風迅駛，斯須過盡，若不防者，必至危斃。

玄奘大唐西域記末云：

從此（尼壤）東行，入大流沙。沙則流漫，聚散隨風，人行無迹，遂多迷路，四遠茫茫，莫知所指。是以往來者聚遺骸以記之。乏水草，多熱風，風起則人畜昏迷，因以成病。

予居塞外半載，亦曾經颶風至，迷漫天日，上下昏黑；頃刻卽過，日光如舊。風至時，帳篷人物，俱可飄去，甚至危斃。周書所言，並非虛妄。則所謂流沙者，卽戈壁中隨風浮盪之細沙也。

玉門關者，指漢玉門關而言，即今敦煌城西北三日程，哈拉淖爾西之小方盤城也。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壽昌縣條云：

玉門故關，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，謂之北道。西趣車師前庭及疏勒，此西域之門戶也。

又輿地廣記陝西路化外州壽昌縣條云：

玉門關在西北一百十八里。

而石室本沙州城土鏡及沙州都督府圖經殘卷俱云：玉門關去壽昌縣一百六十里。然以予此次由南湖至小方盤城路程計之，由紅山口北行至捲槽廟二十二公里，四公里山水溝下流處，五公里斯坦因氏編號刈烽，四公里沙樑子，五公里蘆草井子，十二公里胡桐樹林，十公里小方盤城。總計六十二公里，折合華里一百二十四里，則與元和郡縣圖志所記者略同，與石室本二地志所記者，相差三十餘里。

玉門關距哈拉淖爾二日程，中有大方盤城。由哈拉淖爾以西，仍有河水西流，惟時續時斷。夏秋水漲，充滿河床內，春冬水消，仍有餘潦，故蘆葦叢生其中，敦煌人稱之曰『西湖』。小方盤城城垣，高七公尺半，每壁長二十四公尺八公分，有西北二門，今城中無營房遺跡，僅充滿馬糞拉圾。城外北有土台，英人斯坦因氏於土台西北角掘得漢簡多片，予等亦於此發掘得漢簡數片，其一較完整，文字清晰，爲與『玉門都尉』之公文書，更可證此城確爲玉門關。土台下卽湖水，蘆葦叢生，水含鹽分頗多，故極鹹，不可飲。食用水須至東南近十里之河中汲取。小方盤城北越河卽北山，漢時匈奴由西北入侵，故於此置都尉，駐重兵，成防守之要塞也。

玉門關西四公里有烽，斯氏編爲刈號烽，東北數十公尺處，漢長城遺跡宛然。據沙州圖經

云：

古長城高八尺，其闊一丈，工闊四尺。右在州北六十三里。東至階亭烽一百八十里，入瓜州常樂縣界，西至曲澤烽二百一十二里，正西入磧，接石城界。按匈奴傳漢武帝西通月氏大夏，又以公主妻烏孫王，以分匈奴西方，於烏孫北爲塞以益廣。因漢元帝竟寧元年，婁對詞曰：孝武出軍往伐，建塞起亭，遂築外城，設屯戍以守之，卽此長城也。

今長城遺址之高者二公尺四公分，寬一公尺八公分，每二公尺間隔以葦；然後板築，由此而東，至玉門關，遺址間斷間續。四十里大方盤城，此城爲長方形，內隔成三段，四壁尙完好，北壁上下俱有小洞，因係倉庫，用以通風，石室本沙州城土鏡云：

河倉城州西北二百四十里。

又敦煌錄云：

河倉城州西北二百三十里，古時軍儲在彼。

按玉門關距敦煌三日程。土人云：二百七十里。大方盤城距玉門關四十里，則距城亦相當二百三四十里之數也。予等於此處掘得晉泰始二年石碣一，足證此城晉時仍爲倉城，唐時始廢。長城由此而東，至哈拉淖爾（亦名黑海子）疏勒河水流入處，水面頗寬，周圍近五六十里。其北卽北山，南卽戈壁。冬春水消，始克至其濱，濱岸之水，苦鹹不能食。予等至此，駝未帶水，取池中水，既鹹且苦，以之合麵，麵俱成碎塊，應手落；故予等曾一夜未食，僅燒野羊肉以充飢。池水汪洋，平靜無波，晚霞照入，如浮光，如耀金。長城則在其南。池旁有烽燧五六處，敦煌人稱此地曰『北湖』，在城北故也。由此而東，至謙墩子，長城基址不可見，然再東入安西境，仍有基址。東入酒泉，至居延澤，俱有漢長城遺址。長城每四五里卽有一烽墩，高者不逾八公尺，低者亦至三公尺餘，俱築正方形。墩旁有破土屋，爲昔駐軍之所。英人斯坦因氏曾掘得許多漢簡，予等亦掘得數十片，及漢絹、草鞋、織鞋，各

種小器物頗多。此區域經斯坦因氏及斯文赫定組成之西北科學考察團，發掘漢簡多片後，對漢代七邊郡制度，及禦匈奴方策，漢代兵制，補苴於史者頗多。

(八) 由肅州至安西

由肅州出西門，北行二里餘討來河，又名北大河，公路局於此築橋通車馬。西北行二十七公里嘉峪關，(舊云七十里)爲漢酒泉郡之天隄縣，後漢時之延壽縣境。十三州志云：

延壽縣在酒泉郡西，山在其東，至玉石障，是亦漢遮虜障也。

今之嘉峪關，或即漢玉石障附近地域。關設於明代，敦煌雜鈔云：

明洪武五年馮勝下河西，以嘉峪關爲中外巨防，西域入貢必由此，築土城週二百二十丈。……

嘉靖十八年，尙書翟鑾行邊，言嘉峪關最臨邊境，爲河西第一隘口，墻壕淤損，宜加修葺。仍於

濠內奏立邊墻。每五里設墩台一座，以爲保障。因使兵備道李涵監築，起於卯來泉之南，訖於野

麻灣之東北，板築甚堅，粗穰不能入。

及隆慶二年設守備，清駐遊擊及巡檢。今者公路築於關南、仁壽、風脈諸山旁。車行至此，須停息。

關城二重，內城正方，祇容衙署。有東西二門，東內門曰光化，外門曰朝宗，西內門曰柔遠，外門曰

會極。邊墻起自外城西南隅，北邊墻起自外城東北隅。今多傾圮，間有烽墩遺址。明邊墻之在河西

者，以永登岔口驛附近起，及山丹縣東之殘存遺跡最多。會極門外，遍地沙漠，登樓遠望，杳無郵

樹，戈壁卵石聚結成阜。陶葆廉云：『如疊浪，如洄波』者信然。行人出關，俱以石回擊關墻，云有

回聲者可歸，無回聲者則斃死塞外。故門右磚牆凹入處頗多，俱出關人所擊者。關外近一里，道左有

碑，題『天下雄關』四字。嘉慶十四年，肅州鎮總兵李廷臣等立。

由嘉峪關而西，入大磧中，荒沙迷漫，風日蒼涼，惘然有鄉國之感。四十餘公里惠回堡，昔有軍塘設於堡東，尙存遺址。公路由堡中穿過。住民戶二十餘家，皆清時退伍士兵，及謫戍流落者。惠回堡，本名回回墓，因字音相近易今名。墓地實不知在何處。十餘公里火燒溝，由酒泉至此，公路記里碑題曰：「七七」公里。昔日大道由酒泉，七十里至嘉峪關，九十里惠回堡，三十里火燒溝，共一百九十里，今日公路僅七十七公里，折合華里一百五十四。與舊記相差三十里。

由火燒溝入南山中，爲老君廟，有石油礦。石油後漢時稱之爲石漆。唐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五玉門縣條云：

石脂水在縣東南一百八十里。泉有苦，如肥肉，燃之極明。水上有黑脂，人以草盞取用，塗鴟夷酒囊，及膏車。周武帝宣政中，突厥圍酒泉，取此脂燃火，焚其攻具，得水逾明，酒泉賴以獲濟。後太平寰宇記亦有石漆之記載。清常鈞鈔赤金志云：

赤金東南一百五十里，有石油泉。油生水而，色黑氣臭，土人取以燃燈，可以治瘡癬。

過火燒溝，十餘公里，赤金湖。塞外呼下隰多草者曰草湖。赤金湖亦不過有水草而已。赤金堡距湖頗近，清時有驛站及軍塘，今公路由堡北經過，僅可望見稀疏之村落。十二公里赤金河，河由祁連山流出，東北入阿拉克鄂模（即花海子）。又西北小山紆繞，清澗流出，二公里餘赤金峽，清時設軍塘。赤金峽兩山重疊，層巒蜿蜒，路由山中行，頗爲險要。十三州志云：

玉門縣置長三百里，石門周匝，山間裁徑二十里，衆泉流入延興。漢罷玉門關屯，徙其人於此，故曰玉門縣。

高居誨使于闐記云：『自肅州西百里天門關，又百里出玉門關。』此地恰在距肅州二百里上下，或者可能即漢時之玉門縣，唐天寶以後東徙之玉門關。

赤金峽西行十五公里羣昌河。過河遙望村樹，渠水四流，至此又有人烟。五公里玉門縣。玉門縣城長方形，只二門，南門在東南隅，北門在西北隅，周三里三分。按玉門縣即漢酒泉郡之玉門、池頭、乾齊三縣地。北魏爲玉門郡，隋曰玉門縣，屬敦煌。唐屬肅州。元分屬肅州、沙州二路，名赤斤站。明設赤斤蒙古千戶所，後改爲衛。清設靖逆衛及赤金衛，乾隆二十四年，併靖逆、赤金二衛爲玉門縣，至今沿之。

由玉門縣出北門入莊村，十餘公里上坡，行戈壁中，十餘公里莫古灘驛站。二十餘公里橋灣，驛站不設於橋灣堡內。清時橋灣駐都司，今有水霽寺在堡西，番僧居之，聞有鼓爲人皮作成，惜未及一見。由此而西，二十餘公里，布隆吉爾，公路由山中穿過，荒涼無人跡。

由玉門縣至布隆吉爾，有溝十道，水流其中，或源於泉，或出於山，人民因得利用而灌溉之；故安西柳溝鄉爲富庶之區。尤以三道溝之酒，著名於關外三縣。

布隆吉爾城，築於清雍正二年，初駐安西鎮總兵，及安西衛同知；五年建新城於大灣，六年遷移，徙柳溝衛於此。乾隆二十四年廢衛改駐遊擊，後改都司。布隆吉漢言即水泉多。其地當爲唐瓜州晉昌縣東境，漢之冥安縣地。明史作卜隆吉爾川，爲哈密、赤斤二蒙古地。清時哈密人與蒙古雜處，雍正二年築城後，遂駐兵，今仍爲安西至玉門中途重鎮。

布隆吉西行十五公里餘雙塔堡。堡東爲胡盧河。河自南來，源於土胡盧村南六七里餘之諸泉，北流至土胡盧村，住民十餘家，半耕半牧。河經村東北流，十餘里至雙塔堡。東折而北，入疏勒河。唐岑參有首潛烽寄家人詩云：

首潛烽邊逢立春，胡盧河上淚沾巾，閨中只是空相憶，不見沙場愁殺人。注云：玉門關外有五烽，首潛烽其一也，胡盧河上狹下廣，迴波甚急，上置玉門關，西域襟喉也。

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四瓜州晉昌縣條云：

玉門關在縣東二十步。

以岑參所記，玉門關及首嶺烽，俱置於胡盧河上，則晉昌縣亦必在雙塔堡附近。今胡盧河至雙塔堡城北，西北流入疏勒河，沿河南西行三里餘，入亂山。山中有雙塔，塔建於河南岸小山上，東西相距近二百公尺，下方上圓，高約五公尺。雙塔堡或因此命名。塔下爲河，兩岸俱山，河由山中流出，形成隘口，唐時玉門關之設，此處或近之。雙塔西二里餘處，有清時卡汎，大墩一，小墩五。由此而西五里處，於河南岸有小土墩，高不逾五公尺。其對面河北有大烽二，一在河畔，一在北山口，望之頗高，非以土坯築成，想係唐代所築。或玉門關外之首嶺烽歟？

雙塔堡城四方形，四面各長一五九公尺，有門東向，額曰：『迎賜』。堡中無居人，僅餘龍王廟、昭忠祠、關帝廟、三官廟等祠宇。清時陞千總，今居民盡於堡外築房舍，灌溉田畝，水源則以胡盧河及疏勒河爲主。

按疏勒河即漢書地理志之南籍端水，亦即元和郡縣圖志晉昌縣條所記之冥水。水道提綱所云之布隆几勒河也。大清一統志云：

南籍端水在今安西府淵泉縣北。按輿圖及新志，今有蘇賴河，亦名布隆吉爾河，發源靖逆衛南山，曰昌馬河。北流轉而西，經舊柳溝衛北，會十道溝水，爲蘇賴河。又西逕淵泉縣北三十里，又西逕敦煌縣西北，黨河自南來注之，又西流三十里許入哈喇淖爾。其流長七百餘里，池方數十里，即古南籍端水也，今州縣屯田，俱藉此水灌溉。

汪士鐸錢玷徐松等人，亦俱以南籍端水爲今疏勒河，入澤即入哈拉淖爾。

山雙塔堡西十里餘五公尺高峰墩處上坡，西九里，有清築土墩一，四周小墩五，即亂山子卡汎

也。清代烽墩俱係一大土墩，附近五小土墩，河西一帶莫不如此。下坡沙囊園，廢屋十餘椽，人樹俱無。河北岸遠望有破城，即由雙塔堡北行，經猩猩峽入新疆之路。由此西行草灘中，五公里南山下，有大墩，高十公尺二寸，方形，爲板築而無蘆草。非漢烽，亦非清烽，或係唐代所建築。又五公里至小灣。

小灣者，所以別大灣（安西城）而言。疏勒河過橋灣，直趨而西，至此北折，故名小灣。又西流迴抱大灣之北，以達瓜州。小灣居民二十餘戶，有小土堡，內有龍王宮。宮中鐵鑪一，道光二十三年造。鐘一，嘉慶己卯年（二十四年）鑄。又有關帝廟，民國十年築成。堡有東西二門，頗爲蕭索。乾隆三年瓜州扎薩克公額敏和卓，請於小灣建築回民土堡，就近耕作，部令准行，後督院批緩，田墾未能盡開，否則已雜遝喧闐矣。

小灣而西十里南工渠，過此車穀壩。其北有戈壁中所生之胡桐樹林。三十里北工渠，居民四五家。由此而西，土屋漸多，三十里安西城。

按安西即漢敦煌郡淵泉、冥安、廣至等縣地。唐置瓜州，領晉昌、常樂二縣。中唐入吐蕃。晚唐張義潮復瓜州，屬歸義軍。歷五代至宋初，俱通中國。景祐初入西夏，元立沙州路，領瓜州。明設沙州衛。正德後土魯番據沙州，其民徙肅州塞內，土魯番及赤斤蒙古遂散處焉。清初屬準噶爾。康熙三十五年後，經營西邊，設哨於都爾博勒津，即大灣。雍正二年設安西同知，駐布隆吉爾，爲安西衛，領沙州所。三年設總兵，爲安西鎮。五年築城於都爾博勒津，周六里七分，開四門，移安西鎮及同知駐此。十一年設安西道。乾隆六年設提督，嘉峪關以西，哈密以東，悉轄之。二十四年設安西府及淵泉縣。三十七年復徙安西府來治屬肅州道；故曰安肅道。以安西道治巴里坤。三十八年裁府及淵泉縣，故曰安西直隸州。

(九) 破城子與苦塔城

破城子在安西縣治南七十里。出西門，沿安敦公路南行一里許，路東有破土城，安西之新城也。乾隆三十三年築，徙安西府治之。因南門屢災，二十九年復還舊城，此城遂廢。南行多草地，無居民。三十里十工，有村落錯雜，田疇井然。其南爲南山山麓，安西四周居民，俱以某工作村名，由一工至十工，此外居民則寥寥。取名之意，據云：卽當年開闢時，初治者曰一工，由此依次，直至十工。工卽工程之義。未知是否？由此入山，曲行三十里，山屬三危山系，無草木，多巉巖，攀登則山石易頹，蓋老年期山之普通景象。出山爲安西南湖，草灘遼闊，紅柳稀疏，水草豐美，遊牧之佳處也。十里溫家莊，土屋數家，半耕半牧，其東南卽破城子，城垣尚在，而雉堞已圯，南北二門尚有遺跡可尋。城垣東西一百二十六公尺，南北二百三十四公尺，內無居民，僅有一破廟，廟中設有學校，附近兒童至此就學。陶葆廉辛卯侍行記謂：

『今踏實西北二十里，有破城子，殆卽漢廣至縣』。

近人張錫祺著安西新志稿古蹟條亦云。

『廣至故城，在縣治西南，卽今踏實破城子』。

吾等在城內，並未採得任何遺物，僅城垣，雜有蘆葦層，與漢烽墩建築用材相同。

踏實堡西距破城子二十里，堡中無居民，堡城每面俱長二百五十二公尺，有東南二門，城垣高約七八公尺，堡城內，僅有殘廟四處。南門甕城東垣下，有小屋，前壁嵌石碑二，一爲大清雍正六年歲次戊申孟秋月建築踏實城記，內云：

『雍正五年奉命建造安西鎮城，並各堡城。』。

踏實堡亦於是年興築，其一爲連接上碑欽差築安西城堡之人名錄。

由踏實堡西南行四十里入山，十餘里水峽口，兩山夾立，溪水中流，沿溪而上，十里巖窟台子，再十餘里卽榆林窟。窟之興建時代，約與莫高窟相同。

苦峪城卽鎖陽城，由踏實堡東行入戈壁，四十里平頭樹，十里橋子，南行十五里苦峪城，城垣已斷，風穴頗多，城西沙丘疊疊，高與垣齊。城有西北二門，東垣內距二百公尺處，有長垣，用隔內外，城內稍南有土屋，建於土丘上，當係後人所築造。

苦峪城各書記載，僅及於明；然其剏建，必不始於明。予在踏實堡，有鄉人韓多祿，曾於城中得『聖寧元寶』及『皇宋通寶』二制錢，用以相贈。在橋子時，經張某携大陶甕來，外有繩紋，底已殘破，以其形制及繩紋，應爲唐以前物，亦於城中拾得。又城南戈壁南山有雙墩，形式與敦煌沙山下唐墓雙闕相同。城東三十里戈壁，亦有如敦煌戈壁上之古墓。城西二十里戈壁，有『四墩子』。據云：每二墩成一對，有四方形之小圍牆，內有小沙丘。亦與敦煌之唐墓形制相同。

敦煌雜鈔記於苦峪城附近得半截碑，首尾殘缺，僅存中段。一面有張議潮歸唐授爵，大興屯田，水利疏通，稱功頌德等語；一面字體流入五代，似稱頌曹議金等語。

今以出土器物錢幣，及戈壁上墓葬形制，前人得半截碑文句等推論，此苦峪城當係明以前所築，卽非唐時之瓜州，亦必瓜州所轄之一縣。

(十) 安敦路上之遺跡

安西敦煌間，行程二百八十里，驛站有四。由安西西行五里餘五營墩。二十五里瓜州廢城，城有東西二門，東西長七百四十餘公尺，南北較短，據敦煌隨筆云：

由安西城西南三十里至瓜州，俗呼兵城。雍正十一年築。開東西二門，有安西同知，瓜州參將，與照看回民之部郎筆帖式駐此。……瓜州除回民五堡，及蒙古包三十里井子回屯之外。皆係地方官營汛所轄，並無回民分定界址。此地田土肥饒，泉水充裕，宜麥稞。

今雖呼瓜州，然爲清初所築，非古瓜州也。張錫祺安西縣新志稿輿地志云：

瓜州古城，在今縣治西南八十里，遺址尙存。

是可知唐之瓜州，在縣治西南，若非苦峪城，亦必在安西南湖一帶。

由瓜州西南行三十里瓜州口。其東北有廢城，城中有廢垣，及今仍有渠水流入。城有內外之別，安西張錫祺先生告予云：瓜州口卽回民五堡之頭堡，不知是否？

瓜州口爲通南山之路，山頂有烽墩一；山麓則有如莫高窟天王堂式之一塔婆，高約五公尺，四壁各約三公尺，外爲尖頂，內爲穹廡頂。塑像已圯，東壁尙餘殘畫，爲法華經見寶塔品。畫風如五代至宋作品。構造形式如五代曹氏時建築物。塔婆北下坡半里許，有以沙堆成東西方向二土岡，若西千佛洞至陽關之風檐子。其東半里山麓下，有古墩三，其一已塌下，予曾援索而下，封土高近四公尺，內爲方形墓室，由正頂塌下；惟墓門前已有被盜掘之小洞。以形制言，似係唐代墓葬。

由瓜州口西南行入戈壁，三十里蘆草溝。溝南通南山，清時於此設防，建堡城及卡汛。其南有清代大墩一，小墩五。蘆草溝有炭礦，安西敦煌人多至此採炭。再行三十里至懸泉山，中有懸泉。泉亦名吊吊水，西北距甜水井子三公里半。泉自山腰流出，若峨嵋山中之瀑布。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沙州條云：

懸泉水在縣東百三十里，出懸泉山。漢將李廣利伐大宛還，士衆渴乏，引佩刀刺山，飛泉湧出，卽此也。水有靈，車馬多至卽大出，少至卽小出。

其他敦煌石室中所出之各種地志，均有相同記載。實一平常無奇之瀑布，惟泉水極甘冽。兩岸多胡桐紅柳，亦戈壁中一勝地也。

甜水井子爲驛站，有敦煌縣政府官辦旅舍；然不過土屋二三椽，一人主持，供客飲茶而已。飯食須自備糗糧。雖名甜水，實則苦澀。此地清設卡汛，有大墩及小墩等。由此西南行十餘里，有土墩遺址六。過此十餘里空心墩，墩六面形，高近九公尺，墩西有五小墩，內俱空若小屋。四十里疙瘡井子。昏夜行車，朔風襲人，而車軌流沙，透入耳鼓，精神爲之震撼，無怪『河海崑崙錄』作者裴景福云：『若礮空礮者然。』

疙瘡井子西行有二路通新店子：南路沿山行較平坦，北路經鹽池較顛簸。鹽池東西近三十里，元和郡縣圖志卷四十沙州條云：

鹽池在縣東四十七里，池中鹽常自生，百姓仰給焉。

至今敦煌鹽價仍廉，卽有此池之故。過此新店子，清時曾設軍塘，有旅舍，行人多憩息。此段路俗云：『連三旱』，由安西至哈密則云：『第八棧』。塞外荒涼，於此可見。新店子以西，無戈壁，村莊錯落，渠水分流，田疇肥沃，無絲毫荒涼氣象。二十五里老爺廟，清設卡汛，再十五里卽至敦煌城。

敦煌附近地圖

